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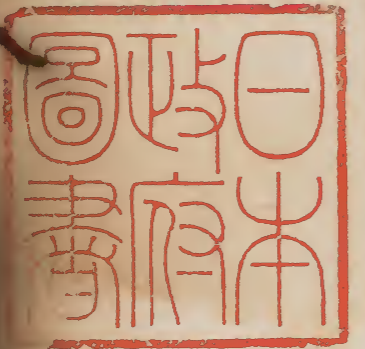
百四十九之五十一
露布

漢書門類			
三	一	二	三
八	二	七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三	三	漢
二	八	三	書
冊	四	二	
架	八	二	
函	一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832
冊數	48(48)
函號	362 43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淺草文庫

補亡先生傳

退士傳

六一居士傳

桑澤傳

趙延嗣傳

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無名君傳

洪渥傳

補亡先生傳

補亡先生舊號東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後大探六經

柳開

神放

歐陽脩

歐陽脩

石介

司馬光

司馬光

邵雍

曾鞏

柳開

之旨已而有包括揚孟之心樂為文中子王仲淹齊其
述作遂易名曰開字曰仲塗其意謂將開古聖賢之道
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為其
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塗字之表其德焉咸曰
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何復易之不若無所改矣先生
曰名以識其身義以誌其事從于善而吾惡夫畫者也
吾既有且紹矣斯可已矣所以吾進其力于道而遷其
名于已耳庶幾吾欲達於孔子者也或曰古者稱已孤
不改若是無乃不可乎先生曰執小禮而妨大義君子
不爾為也乃著名解以祛其未悟者衆悉以為然先生
始盡心于詩書以精其奧每當卷數曰嗚呼吾以是識
先師之大者也不幸其有亡也選者哉吾不得見也未知
聖人之言復如何如耳尤于餘經博極其妙遂各取其

亡篇以補之凡傳有遺者即據而作之無之者復已
辭義焉故號曰補亡先生也先生凡作之書每執筆出
其文當其若書他人之辭其敏速有如此無續功而成
之者苟一舉筆不終其篇雖十已就其八九亦棄去不
復作矣衆問之先生曰吾性不喜言二三而為之者方出
而或止之辭意遽紛亂縱後強繼以成之亦心竟若負
病矣或問之曰子之補亡篇于古不足當其逸于今不
是益其存無妄為乎先生對曰然縱不能有益於存亡
庶勝乎無心于此者也既而辭義有俱亡不知其可者
慮人之惑先生即皆先立論以定其是非用質其旨要
先生常謂人曰夫六經者夫子所著之文章也與今之
人無異耳蓋其後之典教不能及之故大于世矣吾獨
視之與汝異耳先生乃手書九經悉以細字寫之其卷

大者不過蒲幅之紙古謂其中銘之者亦不過矣而誦之日盡數萬言未嘗廢忘有講書以教後學也先生或詣其精廬適當至虞書堯典篇曰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說云春分之會南方朱鳥之星畢見觀之以正仲春之氣也先生乃問曰然夫日中星鳥以正仲春者是仲春觀朱鳥之星以正其候也且云朱鳥者南方之宿以主於夏也既觀其星以正其候即龍星乃春之星也春主於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也今何不云是而反觀朱鳥之星何謂也說者不能對惟云傳疏若是無他解矣先生擇其座者曰起前吾語汝大歲周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下故春之時朱鳥之星當其前故去觀之以正仲春矣四座無不拜而言曰先生真達去經者也所以于補于不謬矣先生于

若此者不可遍紀先生又以世明家傳解箋在于經者多未達窮其義理常曰吾他日以心悉別為注解矣大以鄭氏箋詩為不可曰吾見玄之為心務以異其毛公也徒欲強已一時之名非能通先師之旨且詩之立言不執其體幾與易象同與若玄之具箋皆可削去之耳又以論語集解關注者過半曰古之人何若是吾聞韓文公昔重注之今吾不得見吾將不筆又慮與韓既死使吾有斯艱也天乎哉先生每請中說歎曰後之夫子也續六經矣世故道否吾家不克有之甚乎年之始成也逝矣天適與其時行之為事業幸舜不能尚也苟不死天下何有于唐哉先生以房杜諸子散居厚位叶佐其主遇其君不能揚其師之道大其師之名乃作書以罪之先生所行事人咸以為非可也伍惟范杲有復吉

之什以頌其德以其能復敦于古故賦復古以其能行
仲尼之道故賦闕里以章其當世之人能作野史故賦
踵孟以其能解子雲之書故賦先雄以其或筆削其韓
文之繁者故賦剛韓以其將來太常第故賦多文以其
必首冠于四科故賦高第以其後天王俾不家食故賦
出祿以其將果得其位則指南于五道故賦指南亦以
釋經終其篇謂其章明經旨求休于世用故賦釋經先
生見之曰范果知我矣天之未喪斯文哉天之若喪斯
文也則世無范矣范無是言矣開寶帝先生來京師遂
刻石為記于補亡亭內以誌其已之事後從仕于世而
行其道焉論曰孔子沒經籍遭秦之焚毀幾喪以盡後
之收拾煨燼之餘者得至于今用之也其能繼孔氏者
軻之下雖揚雄不敢措一辭以至亡 偏闕而其名且載

設虛位也使歷代諸君子徒忿痛而見之矣故有或作
而補之者大亦不能過其百一力蓋不足繼也隋之時
王仲淹于河汾間務繼孔子曰續六經大出于世實為
聖人矣是以門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貞觀稱理首承
十八君之祿尚非其輩常輩之曾乃也於乎知聖人之
道者成聖人之業矣吾猶不得見王氏之書乎觀夫補
亡先生能備其六經之闕也辭訓典正與孔子之言合
而為一信其難者哉若王氏之續六經蓋自出一家之
體裁比夫補亡篇力少殊耳所謂後生可畏者雖經籍
尚能補之矧其餘者哉不可謂代無其人也

退士傳

種放

退士不知孰氏然常自稱仲山甫之後也以耕食於南
山中號退士或云我惡時之苟進者又去鄙好勝者欲

矯其爲而退居稱病焉退士性恬易善自持常以聖賢
方正之言鑑諸已或未善則悔恨立遷平生寡嗜然樂
遊雲霞空荒間常自足不顧窮困幼時拘父兄教以章
句竒偶之學干於時不遂志已而盡棄昔之所學退居
空山窮谷中取九經六籍諸史百家之言合於道者恣
讀之然後知皇王人中之要道德仁義之本盡在于是
矣然尤好孟軻書益知聖人之道蓋自戰國繇漢唐而
下百氏所說或有汗漫齟齬不安者皆擬聖言以證其
中惡司馬遷尊先邪說叛斥聖道悞前此明教正道之
賢不摘其說而竄殛投去使千古而下學者無疑不知
尚四顧何待也著家書十二篇大抵以務黜邪反正義
蠲毒又條自古之文精粹者漢則掘子雲隋則王仲淹
唐則韓退之然以退之當子雲而生仲淹次則蛻之文

無之經緯皮氏文藪陸氏藝皆句句明白剔茲塞回無
所忌諱使學者窺之則有列聖道法德仁義之用彼刻章
斷句補綴偶屬者徒爲戲爾或有稱技術卜相候察浮
屠死生幻化之說者必正色引經以斥之雅尚山林
之居奉母氏率季弟結宇巖阿貧無所資給亦不戚戚
于心窮年人亦不知其何謂也每登高丘步邃谷延宴
坐見懸巖瀑流壽木垂蘿闕邃岑寂之處則終日忘返
亦忽忽杜門稱疾隱几當百餘日人不知其然吉凶慶
弔之外平時亦罕接人事不交權貴所與朋類自非道
義所在亦不及汲而取遇事感激亦率爲歌詩箴頌嘗
曰幸逢聖人時見天子禮樂征伐率服旂常道德之盛
底於大寧而退固是幸也時議或謂者則曰而退也退
其迹耶退其名耶退士則曰不忠而亦庸爲爾直不退

而名庸為爾程於戲名迹判於時神心交於機俾道愉而下欺義忒而中離予獨亡退乎予獨亡退乎

六一居士傳

歐陽脩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文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今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亦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

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饗九奏於洞庭之野闕大戰於涿鹿之源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其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于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說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

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桑懌傳

歐陽脩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游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夫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為盜矣今又盜一里父子死者非爾耶少年色動即

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為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持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為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右險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阻險為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為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為巡檢者皆授兵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偽為宣頭以示懌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偽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兵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

自為功不復自言巡檢傳獻京師朝廷凡其實罪黜巡
檢擇為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
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惡賊二十三人不能
捕擇謀曰盜畏吾名必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
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
所為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
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為作飲食
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携其具就媪饌而
以其餘饋媪媪待以為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
輩媪曰彼聞桑擇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擇閉營不出
知其不畏今皆還也其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擇蓋欲得
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擇也頗媪為
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

其實審矣明日一部分雷士用甲若干人於其所取其給
卒若干人於其小處取甘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
以往士卒不以其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
二十三人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
與我銀為君以閣職擇曰用賂得官非我欲况貧無銀
有固不可也市又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
與兵馬監押士不行會亦趾捺叛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
警省教輩不不能定因命擇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祗
候擇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
今彼留而我我我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
伐乎受之徒也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崇示予
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詐與譏也擇歎曰亦
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

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
惲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
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
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
乃止惲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大常畏若
不自足其為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
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
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惲可謂義勇之士其
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
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
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
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澤事乃知古之有然焉
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不盡知也惲所為壯矣

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誦而喜否姑次弟之

趙延嗣傳

石介

今三司副相工部郎中劉公隨嘗稱趙鄰幾舍人死遺
三孤女一老乳母而已內無兄弟以御其侮外無期功
強近之親女稚弱衣服飲食須人何恃不以凍餒死則
為彊梁暴之矣有趙延嗣者僕於舍人顧是諸孤義不
可去竭力庶養之舍人死無一區宅一廩田延嗣為營
衣食之資身為負櫜露體塗足不避寒暑如是凡數十
年如一日未嘗少有懈倦之色事三孤子如舍人生三
孤女自幼至長使其女與同處女之院延嗣未嘗至其
門女皆適人延嗣終不識其面初寓於宋三女俱長延
嗣晨起白堂則將西走京師趙氏始不知謂捨去皆哭
延嗣以女長不嫁將訪舍人之舊求所以嫁至京師見

宋翰林白楊行郎微之因發聲哭哭止且道趙氏之孤
且言長將嫁二公驚媿謝曰吾不及汝吾被服儒衣冠
讀誦六經學藝古人况與舍人友舍人之孤吾等不能
恤汝能養之吾不及汝遠矣二公因為迎入京師與宅
居之徐相與承良士為婿長配樞密直學士戚公綸猶
子職方郎中維之子太廟齋郎舜卿次並適屯田員外
郎張君文鼎之子鄉貢進士季倫三女皆歸延嗣始去
趙氏門延嗣可以謂之賢僕夫矣石介曰若然則延嗣
有古君子之仁行古烈士之操古仁人之心豈特僕夫之
賢天下之賢也昔在漢有為程公之客者程公免客皆
去延嗣獨不六復為養其孤雖去千載客視延嗣亦當
羞於地下矣管有顏叔丁者嘗獨居一室中夜暴風雨
鄰家女投叔丁宿叔丁使執燭以達曉以免其嫌後人

稱其廉延嗣親養三孤女長且適人終不識其面其節
豈下叔子哉唐韓吏部儿嫁內外及友朋孤子僅十人
天下服其義延嗣嫁趙氏三女無少吏部者噫程公之
客皆當時士大夫視延嗣遠不及也叔子嘗賢者吏部
唐大儒延嗣為賤僕夫其風操凜焉其行義卓焉與顏
俸韓並延嗣可謂僕名而儒行者矣吁僕各儒行見之
延嗣夫儒名而僕行者或其人焉得不愧於延嗣哉
延嗣所為如此有可以厲天下因傳之云延嗣以合終
范景仁傳
司馬光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師之
為人和易脩教參知政事薛師魯公端明殿學士宋景
文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奏院名皆第一故事
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

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釋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下吏共勞辰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及用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爲八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便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乃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詔除直秘閣未幾以起居

舍人知諫院 仁宗性寬仁言事競爲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汚人以惟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引大舩自非關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闕略不言陳恭公爲相嬖妾張氏答殺婢御史劾奏欲去之不能得乃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學諫官使之除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史亦可斬御史怒其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而畏辟嫌疑相倚倚必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天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願惟挾摛細微以塞職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即上言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周王旣薨 眞宗宗寧薨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

早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樂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
系天下人心章東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
遣執政或諭以奈何效于名者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
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遂舉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
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暇顧下名希進之嫌而
不為去就之決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
事有變故畏避而為奪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中
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中變
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
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為之股栗尋除兼侍
御史知雜事景仁因辭不變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
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此策今茲言已入為之
其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事之是非不當問其

難易況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
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它日不難於今日乎謂今日
茲言已入不可弭他日可弭乎凡見上面陳者三奏章
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攻策賢殿脩撰頃之
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即位中書奏請追尊濮
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為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尊
榮大忤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
迎合者既而臺諫爭上言為入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
親今陛下既為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
非所以報仁宗之盛德殿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
下詔罷百官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
判太常寺即具列為入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
悉奏之與兩制臺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

書曰當令檢詳奈何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宰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按不合故事加待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即位復召還翰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例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聚斂為務斥逐忠直引進姦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即不用臣言臣無顏復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為榮焉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

或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曷使景仁在道希世以得富貴蒙辱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景仁古為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為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鬚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為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師切齒疾之與倍畔無異而景仁獨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為之者則有

矣然景仁者冒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
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嗟世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
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
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
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
六十三即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
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佩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
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公亦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文中子補傳

司馬光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河東龍門人六代祖玄則仕宋歷
大僕國子博士兄玄謨以武略顯而玄則用儒術進玄
則生煥煥生蚪齊高帝將受宋禪誅袁粲蚪由是北奔
魏孝文帝甚重之累官至并州刺史封晉陽公謚曰

穆始家河汾之間蚪生音官至同州刺史彥生傑官至
濟州刺史封交康公謚曰獻傑生隆字伯高隋開皇初
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隋文帝嘗從容謂隆曰朕何
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普
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為累帝默然有間曰先生
朕之陞賈也何以教朕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
雖稱善亦不甚達也歷昌樂符氏銅川令棄官歸教授
卒於家隆生通自玄以來世傳儒業通幼明悟好學受
書於東海李育受詩於會稽夏璠受禮於河東關即受
樂於北平霍汲受易於族父仲華仁壽三年通始冠西
入長安獻太平十二策帝召見歎美之然不能用罷歸
尋復徵之煬帝即位又徵之皆稱疾不至專以教授為
事弟子自遠方至者甚衆乃著禮論二十五篇樂論二

十篇續書百有五十篇續詩三百六十篇元經五十篇
贊易七十篇謂之王氏六經司徒揚素重其才行勸之
仕通曰汾水之曲有先人之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足
以具糗糒願明公正身以治天下使時和年豐通也受
賜多矣不願仕也或譖通於素曰彼實慢公公何敬焉
素以問通通曰公使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
得失在僕公何預焉素待之如初右武侯大將軍賀若
弼嘗示之射發無不中通曰美哉藝也君子志道據德
依仁然後游於藝也弼不悅而去通謂門人曰夫子於
而復難乎免於今之世矣納言蘇威好蓄古器通曰昔
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物太學博士劉炫問易
通曰聖人之於易也沒身而已矣况吾儕乎有仲長子
光者隱於河渚嘗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通

以為知言曰名愈消德愈長身愈退道愈進若人知之
矣通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不
可謂知人也見辯命論曰人之事廢矣弟子薛收問恩不
害義儉不傷禮何如通曰是漢文之所難也廢肉刑害
於義省之可也衣弋絺傷於地恒中焉可也王孝逸曰天
下皆爭利而棄義若之何通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
不亦君子乎或問人善通曰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對
曰未嘗與久也賈瓊問息謗通曰無辨問止怨曰不爭
故其鄉人皆化之無爭者賈瓊問群居之道通曰同不
害正異不傷物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真外不殊俗故全
者賈瓊請絕人事通曰不可瓊曰然則奚若通曰莊以
待之信以應之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沈如也則可通謂
姚義能交或曰簡通曰茲所以能也又曰廣通曰廣而

不濫茲又所以爲能又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也通嘗曰封禪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美哉周公之志深矣乎寧家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也又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重斂之國其財必貧又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又曰我未見誅而喜聞譽而懼者又曰昏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又曰居近而識遠處今而知古其唯學乎又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又曰聞謗而怒者譏之階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絕階去媒讓佞遠矣通謂北山黃公善醫先飲食起居而後針藥謂淡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交象大業十年尚書召通蜀郡司戶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皆不至十四年病終於家門人謚曰文忠子二子福郊福時

二弟疑續評曰此皆通之世家及中說云爾玄讓仕宋至開府儀同三司續及福時之子勔劇勃皆以能文著於唐世各有列傳余竊謂先王之六經不可勝學也而又奚續焉續之庸能出於其外乎出則非經矣苟無出而續之則贅也奚益哉或曰彼商周以往比漢魏以還也曰漢魏以還遷固之徒記之詳矣奚待於續經然後人知之必也好大而欺愚乎則必不愚者孰肯從之哉今其六經皆亡而中說亦出於其家雖云門人薛收姚義所記然余觀其書竊疑唐室旣興疑與福時輩依並時事從而附益之也何則其所稱朋友門人皆隋唐之際將相名臣如蘇威楊素賀若弼李德林李靖竇威房玄齡杜如晦王珪魏徵陳叔達薛收之徒孝諸舊史無一人語及通名者隋史唐初爲也亦未嘗載其名於儒

林隱逸之間豈諸公皆忘師棄舊之人乎何獨其家以爲名世之聖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時又云疑爲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不信之但黜爲姑蘇令大夫杜淹奏擬直言非辜長孫無忌與君集善由是與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時陳叔達方撰隋史畏無忌不爲文中子立傳按叔達前宰相與無忌位任相將何故畏之至沒其師之名使無聞於世乎且魏徵嘗摠隋史縱叔達曲避權戚徵肯聽之乎此余所以疑也又淹以貞觀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還而下獄由是怨望十七年謀反誅此其前後參差不實之尤著者也如通對李靖聖人之道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彼道之方也必無至乎又對魏徵以聖人有憂疑退語董以聖人無憂疑曰心迹之判以矣皆流入於釋老者也

夫聖人之道始於正心脩身齊家治國至於安萬邦和黎民拓天地遂萬物功施當時法垂後世安在其無所至乎聖人所爲皆發於至誠而後功業被於四海至誠心也功業迹也奚爲而判哉如通所言是聖人作偽以欺天下也其可哉又曰佛聖人也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齊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苟爲聖人矣則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烏有可行於西方不可行於中國哉苟非聖人矣則泥於中國獨不泥於西方邪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道盛於天下秦安得滅乎莊老實虛無而廢禮法故王衍阮籍之徒乘其風而鼓之飾譎論恣情欲以至九州覆沒擇迦稱前生之因果弃今日之仁義故梁武帝承其流

而信之嚴齋戒弛政刑至於百姓塗炭發端唱道者非
二家之罪而誰哉此皆議論不合於聖人者也唐世文
學之士傳道其書者蓋獨李翱以比太公家教乃司空
圖皮日休始重之宋興柳開孫何振而張之遂大行於
世至有真以為聖人可繼孔子者余讀其書想其為人
誠好學篤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譽之太過
使後之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譏其僭而累其美故
采其行事於理可通而所言切於事情者著于篇以補
隋書之闕

無名君傳

邵雍

無名君生千冀方若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
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
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矣年三十歲求學

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
求學于古今遂盡古今之情已之滓十去其八九矣五
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
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于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群安得
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于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
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曰斯
人不能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于
古今之人古今之人終始無可與同者又考之于天地
不對當時也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君
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
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跡者也斯人無
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跡有心者斯可得
而知也無跡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

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
我更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
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
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爲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
丸餘暇閑往閑來人告之以修福對曰吾未嘗不爲善人
告之以禳災對曰吾未嘗妄祭故詩曰禍如許免人須
諂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煩禱無妄生災
未易禳性喜飲酒常命之曰太和詩曰不佞禪伯不謏
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家素業爲儒言身未嘗不行
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交人無妄交物無妄
受炎炎論之其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義軒之書
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
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

不壽此其無名君之行乎

洪渥傳

曾 鞏

洪渥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
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初進於有司進輒黜
久之乃得官官不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
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里中人聞渥死無
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渥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渥死
廼聞有兄年七十餘渥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渥
至官重口用捧掇其餘以歸實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
之官則必安焉渥既死兄無孥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
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
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
老也渥兄弟如此無愧矣渥平居不可任以事及至赴

人之急早朽不少懈其與人真有一忘者也子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撫奇以動俗亦或事高而不可為繼或伸一人之至苦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教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渥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宋文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宋文鑑卷第一百五十一

曹氏女傳

章望之

方出子傳

蘇載

公默先生傳

王向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巢谷傳

蘇轍

孫少述傳

林希

錢一傳

劉跋

王友傳

劉跋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錕露布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曹氏女傳

章 望之

曹氏者吾同郡尚書郎脩古之幼女也公天聖中累更
 御史持憲無阿回言事失職知闕之與興化軍暮年而卒
 曹氏以室居未嫁父既沒其故僚率去文民錢三十萬致
 之柩前曰以供窆茹之用夫人陳氏雖刑受之女曰制家
 之用惟其家之酌初吾父入司朝廷出莅民政約於奉
 身廉於臨人今其亡矣葬之豐儉請以吾家具之苟將
 受斯遺焉惟它人忍之我弗忍也母因是請而使辭焉
 其故僚復謂之曰葬先公弗資是則亦聞命矣願以異
 日嫁公女焉可無拒也女曰俾用於喪尚不敢取今欲
 備吾之嫁是使妾幸父喪而自醜也人之聞之謂如何
 哉吉凶有常禮男女有常位妾有大四訓父沒而喪存焉
 不以此時哀戚而遽謀嫁幣不亦亂而禮乎以室中而

受門外之私賄不亦亂常位乎妾不才以先人之靈幸
 而卒有所歸則有妾之紡績之備何敢以是自諉哉願
 弗聞二三君子之命也遂不受夫婦人事勤儉恭謹則
 良矣曾無賢者之責也此何特異也彼貪殘之夫好財
 瀆貨死則已爾惡復悔悟耶方朝廷發貪冒之禁防制
 執事之人如維繫之械繫之尚以濫狀相望於敗辱者
 為不少矣卒惟無怍焉有如曹氏專脩父志而不有所
 累孰謂曹氏不賢也哉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
 懦夫有立志曹氏近之矣雖然厚於義而薄於利者人
 之常行也詩書不聞而尚廉篤孝固賢矣其里人曾孝
 基得斯說來告則未知其年與名

方山子傳

蘇軾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為人間里之

狹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不遇晚
乃避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弃車馬
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聳而
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譴居
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
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
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
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
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年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
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鵠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
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
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間
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閥當得官使從事

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
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不取獨交窮
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狂
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公默先生傳

王向

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
間不得意去居潁其徒從者百人居二年與其徒謀又
去穎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
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穎爲居廬少有生計主人公賢
過先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
豈薄穎耶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
不信貴容不容貴去古之避地避色避言是也吾行年
三十立節徇名被服先王究第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

幾羅所龍大綱漏略零細枝見繩墨未為完人豈敢自忘
異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示
舉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
天側詩不云乎譏人罔極主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
我來者謂誰譏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
不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以言也意
蓋第子常勿論先生樂取怨憎為人所難不知先生不
樂也今定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
人遠甚而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
公議名此人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
憂之是也意有三事為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
能聽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舌強不
下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可

得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憎反背復
非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聾張口播綠節百端德敗行破
自然世人賤彼賢我意策之三此為最上者也先生能
用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弃骨
肉佯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
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
行已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
幾不得與妄庸人借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默是
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病然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
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而嘆曰吁吾為爾用下策
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吾三
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微任意先生不
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為公默先生

上谷郡君家傳

程頤

先妣夫人姓侯氏太原盩厔人行第二世為河東大姓
曾祖孟高嘗五代之亂以武勇間劉氏偏據日錫士於
烏河川以控寇盜亡其爵位父道濟始以儒學中并第
澗州丹徒縣令贈尚書比部員外郎母福昌郡太君刀
氏夫人幼而聰悟過人女功之事無所不能好讀書史
博知古今丹徒君愛之過於子每以政事問之所言雅
合其意常歎曰恨汝非男子七八歲時常教以古詩曰
夫人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問刀
夫人素有風厥之疾多夜作不知人者久之夫人涕泣
扶持常連衣不寐年十九歸于我事舅姑以孝謹稱與
先公相待如賓客德容之盛內外親戚無不敬愛眾人
游觀之所往往捨所觀而觀夫人先公賴其內助禮敬

七
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重必
怒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已出從叔幼姑夫人有視常均
已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穢獲如
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
如是大時能為此事否道路遺棄小兒妻取養之有小
商出未還而其妻死兒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歲人
所不取夫人懼其必死使抱以歸時聚族甚衆人皆有
不欲之色乃別糶以食之其父歸謝曰幸蒙取養得全
其生願以為獻夫人曰我本以待汝歸非欲之也好為
藥餌以濟病者嘗大寒有負炭而擊者家人欲呼之夫
人勸止曰慎勿為此勝則貧者困矣先公凡有所怒必
為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肯
者由母教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

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教之道不少絕也纔數歲行
而或踣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可責曰
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紫羹皆吐
止之曰勿以冰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
詈之故願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詈
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
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
貧或欲延客則善而為之具其教文常以曹大家女戒
之常教也口家人曰見人善則當如已善必共成之視他
物如已物必加愛之先公罷尉廬陵赴調寓居歷陽會
叔父亦罷而祿毗陵聚口甚衆儲備不足夫人經營轉易
得不困之先公歸問其所為歎曰良轉運使才也所居
處鄰婦里姥皆願為之用雖勞不怨始寓川陽微葛

氏舍以居守舍王氏翁姥庸狡前後居者無不苦之夫
人待之有道遂反柔良及遷去王姥涕恸不已夫人安
於貧約服用儉素觀親戚間紛華相尚如無所見少女
方數歲忽失所在乳姥輩悲泣叫號夫人罵止之曰在
當求得苟亡失矣汝如是將何為在廬陵時公字多恠
家人告曰物弄翁夫人曰熱爾又曰物擊鼓夫人曰有
槌乎可與之後家人不復敢言恠恠亦不復有遂獲安
居夫人有知人之鑒妾應明者中神童第人競觀之夫
人曰非遠器也後果以罪發頓兄弟幼時夫人勉之讀
書因書綫貼上曰我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
前及第程延壽先兄幼時名也次曰處士及先兄登第
願以不才罷應科舉方悟夫人知於童穉中矣寶藏手
澤使後世子孫知夫人之精鑒夫人好文而不為辭章

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為非平生所為詩不過三二篇皆不存獨記在歷陽時先公覲親河朔夜聞鳴鴈至為詩曰何處驚鳥飛起離離過草堂早是愁無寐忽聞意轉傷良人沙塞外爵妾守空房欲寄迴文信誰能付汝將讀史見姦邪逆亂之事常掩卷憤嘆見忠孝節義之士則欽慕不已嘗稱唐太宗得禦戎之道其識慮高遠有英雄之氣夫人之弟可世稱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謂不如夫人夫人自少多病好方餌脩養之術甚效從先公官領外偶迎涼露寢遂中瘡癘及北歸道中疾革召醫視脉曰可治謂二子曰給爾也未終前一日命頤曰今日百五為我祀父母明年不復祀矣夫人以景德元年甲辰十月十三日生於大原皇祐四年壬辰二月二十八日終於江寧享年四十九始封壽

安縣君追封上谷郡君石

巢谷傳

蘇轍

巢谷字元修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為里校師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為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為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為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廬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克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

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子以卿間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譁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不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南海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跡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錢予方之困亦

強資遣之舡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竒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覺易子而食群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詐三家之圍解行賞群臣以恭為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為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為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孫少述傳

林

希

孫侔字少述世吳興人父及仕至尚書都官員外郎簡
州侔侔方四歲從其母胡氏家揚州母親教之侔雖幼
已惕然能自傷其孤悲泣力學七歲能屬文既長讀書
精識玄解能得聖人深意多所論議慶曆皇祐間與臨
州王安石南豐曾鞏知名於江淮間侔初名處字正之
安石自序所謂澁之南有賢人焉曰正之余得而友之
者也侔內行峭潔少許可不妄戲笑所居人罕識其面
非其所善造門弗見雖鄰不與之通其論曰文氣也君
子之氣正衆人之氣隨行之於身而正者然後爲文故
必見諸行行不正則言無以信於世故侔之詩文嚴勁
簡古卓然一出於己自成法度如其爲人嘗舉進士不
中母病且葦頰恨不及見其仕侔嗚咽自誓味下終身
不求仕進葬其親蘇州之陽山廬墓終喪久之親友勸

復舉進士皆不聽從其兄觀往來
門徙吳興丹易又徙真州平日開
躬素羸喜親方晝治藥餌未嘗傳
風指多所開悟侔志節剛果不爲
貌足以動人所至一坐爲之凜然
若奴隸之以故不能者多相與排
少降屈故所憎嫉者終亦嚴憚云
知制誥唐詢劉敞錢公輔尤尊禮
其孝行詔賜粟帛文薦之曰清不
而常其守處慙而得其安敞爲揚
孝悌仕則忠信足以矯俗而不詭
而不偶世以自用求之朝廷呂公
以爲試祕書郎揚州州學教授侔
五辭卒不赴敞守

永興奏請俸管安撫司機宜文字亦以病免英宗即位知制誥沈遘王陶薦侂及汝陰王迴常秩三人者可備侍從皆除試大理評事忠武軍節度推官且試以縣侂得滁州來安又不赴熙寧三年以翰林學士韓維復薦之以爲常州團練推官又不受命侂初罷舉進士第無所歸天章閣待制王鼎以女安之世多稱鼎爲能好賢王氏早卒又娶劉氏生四子嵩嵩喬局五女侂資自奉儉約家人化之然以病日必肉食而妻子相對疏茹而已閨門雍雍如也元豐三年除通直郎致仕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年六十六有詩四十七篇雜文三百篇兄觀亦古學行在至太常博士贊曰先生天下之剛也不強顏其所不強語其所不語獨貧而足獨窮而樂觀於萬物自信而淨潔已矯俗以行其志終身不仕未自若

斯之全德也古之所謂求仁而得仁者其先生之謂耶

錢一傳

劉跋

錢一字仲陽上世錢塘人與吳越王有屬王俶納上曾祖贊隨以北因家於鄆父顯善鍼醫然嗜酒喜游一旦匿姓名東游海上不復返乙時三歲母前亡父同產家醫呂氏哀其孤收養爲子稍長讀書從呂君問醫姑將沒乃告以家世一號泣請往迹父凡五六往乃得所在又積數歲乃迎以歸是時一年三十餘鄉人感繫爲泣下多賦詩詠其事後七年父以壽終喪葬如禮其事呂君如事其父呂君沒無似爲之收葬行服嫁其孤女歲時祭享皆與親等一始以顯頌方著名山東元豐中長公主女有疾召使視之有功奏授翰林醫學賜緡明年皇子儀國公病瘵癉國醫未能治長公王朝因言錢一

起草對有異能立召入進黃土湯而愈 神宗皇帝召見褒諭因問黃土所以愈疾狀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平則風自止且諸醫所治垂愈小臣適其愈惟陛下加察天子悅其對擢太醫丞賜紫衣金魚自是戚里貴室逮士庶之家願致之無虛日其論醫諸老宿莫能持難俄以病免 哲宗皇帝復召入宿直禁中久之復辭疾賜告遂不復起一本有羸疾性簡易者酒疾屢攻自以意治之輒愈最後得疾備甚乃歎曰此所謂同痺也周痺入歲者死吾其已夫已而曰吾能移之使病在末因自製藥日夜飲之人莫見其方居亡何左手足不能乃喜曰可矣又使所親登東山視菟絲所生燭其下火滅處剷之果得伏靈其大踰斗因以法歌之閱月而盡由此雖偏廢而氣骨堅悍如無疾者退居

里舍杜門不冠履坐卧一榻上時時閱史書雜說客至酌酒劇談意欲之適則使二僕夫輿之出沒問巷人或邀致不肯往也病者日造門或扶推乃襁負壘壘滿前近自鄰井遠或百數十里皆授之藥致謝而去初長公主女病泄利將始一方醉曰當發疹而愈駙馬都尉以為不然怒責之不對而退明日疹果出尉喜以詩謝之廣親宗子病診之曰此可毋藥而愈顧其幼曰此且暴病驚人後三日過午無恙其家悲曰幼何疾醫貪利動人如此明果發癩甚急復召一治之居三日愈問何以無疾而知曰火色直視心與肝俱受邪過午者心與肝所用時當更也宗室王子病嘔泄醫以藥温之加喘乙曰病本中熱柰何以剛齊燥之將不得前後搜予石膏湯王與醫皆不信謝罷乙曰毋庸復召我後二日果來召

適有故不時往王疑且怒使人十數輩趣之至曰固石膏湯證也竟如言而效有士人病欬面青而光其氣哽哽一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彊之予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如脣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居五日而絕有娠婦得病醫言胎且墮乙曰娠者五藏傳養率六旬乃更誠能候其月偏補之何必墮已而子母俱得全又乳婦因大恐而病病雖愈目張不得瞑人不能曉以問乙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則愈所以然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惟郁李去結隨酒入膽結去膽下目則能瞑矣如言而効一日過所善翁聞兒啼愕曰何等兒聲翁曰吾家孿生二男子一曰謹視之過百乃可保翁不憚

居月餘皆斃乙為方博達不名一所治種種皆通非但小兒醫也於書無不窺他人新新守古獨度越縱舍卒與法合尤邃本草多識物理辨正闕誤人得異藥若持疑事問之必為言出生本末物色名貌退考之皆中末年學痺浸劇其嗜酒喜寒食皆不自禁自診知不可為乙親戚訣別易衣待盡享年八十二終于家所著書有傷寒論指微五卷嬰孺論百篇一子早世二孫今見為醫河間劉跂曰乙非獨其醫可稱也其篤行似儒其奇節似俠術行而身隱約又類夫有道者數謂余言是學六氣五運夜宿東平王冢嶺觀氣象至逾月不寐今老且死事誠有不在書者肯以三十日暇從我當相授余笑謝弗能其後遂不復言嗚呼斯人也如欲復得之何哉沒後余聞其所治驗尤衆東州人人能言劉其章章

者著之篇異時史家叙方術之士其將有考焉

玉友傳

劉岐

玉友其先出自后稷得姓九種別為禾氏居官長子孫
又為庚氏有子粲從儀氏受道家術術成一息千日大
寒凝海而不冰世稱以為神其後子孫命氏不一唯甘
氏最著傳數世有壺公者無冬夏隱壺中人挹之輒出
世謂玉友後或曰壺公既仙去歷千數百歲時時猶復
往來人間今玉友即壺公也為人精白不雜處少時帶
經就春方士中黃生白水真人一見定交杵臼之間相
與差擇淘汰復修儀氏術烝烝柔和群居化之雖蓬室
甕牖投者如歸一巾一瓢音湛如也好事者或載與俱
出所至爵者避席一坐盡傾既去人思慕若渴平陽侯
為相獨親厚之吏士人人爭以進說皆不得間故人徐

公為郎言於朝曰此臣家中聖人也去游荆楚荆州牧
虛齊中以館之使其子伯雅叔雅季雅受學焉嘗得董
生春秋玉杯書閱而喜曰知吾隱者不在玉杯中乎晚
從王公子至山東東山聞聲爭交驪河間老人一見心
醉嘆曰吾屬徒知飲其德莫知名其器因命史筮之遇
需三之比三其占曰吉是謂三血味道之腴澤外粹中
冰雪與居非金石其臭如蘭有孚盈缶富以其鄰殆
將有不塵之好得於宴樂之間因賀曰斯人玉也諸君
其得而友之乎老人頓首幸甚字之曰玉友初甘氏宗
族既衆仕官高者入侍太官奉祠祭其在州郡為不原
督郵為青州從事或封宜城侯劇陽子下至斗食丞甚
衆其餘散居里邑田野往往術鬻自售無老幼賢否皆
得與之交倡優下狸狎溺尤甚號為驩伯愛之不容口

由是交道遂漓縣官既覺之因著為令盡取其財佐公
上母得藏器于家清廉之士至揭表自別獨玉友不然
瑰意琦行門無雜賓私淑諸人未嘗顯於時既性所守
亦其勢然也與人接初若恬和而中甚烈天質醇白終
始一致炎涼莫能移奪平居固罕見之人或望其顏色
皆聘貽及深味其言無不心悅誠服識與未識以是沾
丐所及人忘其少讓者或恨其不滿聞而笑曰君子多
乎哉不多也他日老人坐草堂蒼官青士列侍堂下風
月佳夕獨玉友與相君在桐君方有高山流水之趣當
是時玉友色愈粹風味愈勝相視莫逆驩然絕倒老人
歎曰平生聞高士稱羲皇上人嘗謂虛語今乃信然恨
不使陶靖節見之客有邂逅相遇者頽然內熱爽然自
失人恠而問之曰見吾玉友邪客長歎曰閱人多矣疑

其不從人間來其為人心服如此嘗自言吾師以寅生
以酉終故酉日輒隱不見然出處亦小無常度或對客未
竟人又於他所見之或同時數家相見雖人人自謂良
我友然似是而非者十九得其緒餘者十五而得其真
百無一二至於官府及市肆若禪師之家雖願見之終
不往浮沈于世莫知其所終太史公曰甘氏得姓尚矣
其後分封以邑為姓有中山氏青田氏桑落氏烏氏程
氏郢氏此皆著姓日以滋盛而玉友名氏弗章獨以德
稱其亦有以也夫其亦有以也夫或隱或見莫考其出
處此與蒯子訓左元方何以異浮沉方外野人白士與
之忘年而臣不得獻之君故余論其行事未嘗不歎息
於斯焉

露布

嶺南道行營擒劉鋹露布

嶺南道行營都部署潘美副部署尹崇珂都監朱憲等
上尚書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
民明王以之耀武我國家仰替玄象大啓洪基將復三
代之土疆永泰萬方之生聚西平巴蜀雲雷敷潤物之
恩南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憐翠輦之曠俗獨恃遠
以偷安又背照臨罔遵聲教僞漢國主劉鋹性惟凶惡
識本庸愚以危害為化風以誅戮為政事置火床鐵刷
之獄人不聊生設劉鋹湯鑊之刑古未嘗有恨刀鋒之
不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封屠窮彼殘害一境顛天而
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衆心望民如望皎日我皇帝仁
深恤隱義切救焚遂發干戈拯其餘虐臣等上憑神武
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浦平於數郡累逢戰

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弄老人使初則稱臣上表
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姦翻作欵兵之計臣與將
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留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
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
準固欲淹留兼於諸處收到新出偽命文榜皆是會合
逆黨以拒玉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爲禎王保興等
部領舉國軍兵併來夾戰臣等憤其翻覆認此狂迷尋
結戰以交鋒復揮戈而誓衆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
御咸願竭忠怒逆黨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槍旗競
進數萬人殺戮無遺尋又分布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
知城隍之必陷將府庫以自焚烈焰連天更甚昆崗之
火投戈散地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即生擒廣州則
當時平定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午除苛虐咸

遂生全無不感帝力以沾袞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
遠被宸筭遐敷平七十年不道之邦救百萬戶倒懸之
命殊方既又長承日月之迴光鳴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降祐其劉張并偽署判六軍十二衛禎王劉保興太師
潘崇徹玉清宮使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驍騎大
將軍內侍郎薛崇譽等朋助劉張旅拒王師既朝生擒
合同倂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
至謹奉露布以聞

昇州行營擒李煜露布

昇州行營馬步軍戰棹都署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
使臣曹彬等上尚書兵部臣等聞天道之生成庶類不
無雷電之威聖君之統制萬邦必有干戈之役所以表

陰慘陽舒之義彰弔民伐罪之功我國家啓萬世之基
應千年之運四海盡歸於臨照八紘皆入於提封西定
巴邛復五千里升平之地南收嶺表除七十里僭偽之
邦巍巍而帝道彌光赫赫而皇威遠被頃者因緣喪亂
分列土疆累朝皆遇於暗君莫能開托中夏今逢於英
主無不掃除惟彼江南言修臣禮外示恭勤之貌內懷
詐之謀况李煜此是駭童固無遠略負君親之鞠育
左右之姦邪曾無量力之心但貯欺天之意修葺城
壘欲爲固守之謀招納叛亡潛萌抵拒之計我皇帝度
深含垢志在包荒輒青鑠之近臣降紫泥之冊詔曲示
推恩之道俾修入覲之儀期暫詣於闕庭庶盡銷於疑
間示信特開於生路執迷自獲於危途託疾不朝堅心
背順士庶咸懷於憤激君親曲爲於優容但於孽孽之

愚蒙慮陷人民於塗炭累宣明白庶俾自新略無悛悞之心轉恣陸梁之性事不獲已至於用兵大江特劫於長橋銳旅尋圍其逆壘皇帝陛下尚垂恩宥終欲保全遣親弟從鎰歸廻降天書委曲撫喻務從庇護無所闕焉終懷虺豕之心不躄乾坤之造送蠟書則勾連逆寇肆覓徒則劫掠王民勞我六軍駐踰周歲既人神之共怒復飛走以無門蹤跡竟効其先登蟻虱自悲於相弔臣等於十一月二十七日齊駭戰士立取孤城茲臣無漏於網中李煜生擒於麾下千里之氣壘頓息萬家之生聚尋安其在城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久在偏方困於虐政喜逢盪定皆遂舒蘇望天朝而無不涕淚樂皇化而惟皆鼓舞有以見宮臆助順海嶽知歸當聖明臨御之期是文軌混同之口卷甲而兵鋒永戢垂衣而帝

祿無窮臣等俱之將材謬司戎律逸稟一人之睿略幸成九伐之微勞其江南國主李煜并偽署臣寮已下若千人既就生擒合將獻捷臣等無任謂時樂聖慶快懼呼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刻宋文鑑後序

宋文鑑一編視唐文則又
簡表繁多矣學者當先取
太極圖定性書東西二銘
王道十事論顏子好學論
及經略司籌邊畫一策讀

之而有得焉次及韓范司
馬之疏予以輔世長民將
使我

國家日臻隆盛可比三代矣
又豈慮恐或削弱如宋者
哉此學子大夫之責也因

及之

嘉靖七年龍北集戊子夏六
月之吉

晉藩養德書院識

